



可恶的小猪！中国的猪肉与通货膨胀



作者：Nigel Chalk

2011 年 9 月 11 日

最近一次中国之行让我清楚地看到了这样一个事实：中国已成为“[愤怒的小鸟](#)”在全球最大的市场之一。这款游戏的玩家几乎无处不在，今年在中国的下载量预计将达到 1 亿左右。我不禁想到，这是否在一定程度上与持续增长的通胀忧虑有关，是否是对那些（越来越昂贵的）顽皮绿猪的一种报复呢？

在过去一年里，有关中国经济的观点经历了反复变化，从对经济复苏的忧虑，到对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的痛心，最后又回到对硬着陆问题的担心。

当然，通货膨胀已成为中国今年经济环境的一大特征，应引起我们的密切关注。通胀居高不下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社会问题，会使本已在千方百计紧跟经济增长步伐的家庭收入受到沉重打击。



经济过热？

基金组织中国工作组的观点可能有些令人吃惊。我们认为，中国的通胀将在今年中期达到顶峰，下半年将呈下降趋势。因此，没有理由为通货膨胀大惊小怪。

但中国经济如今已如烙铁般滚烫，它如何能够顺利逃脱通胀威胁，否定其他经济体都面临的经济学的万有引力定律呢？

首先我们应该看到的是，中国的诸多竞争激烈的制造部门仍一如既往地存在着产能过剩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企业几乎没有任何定价权，从而极大降低了由强劲需求导致的通胀风险。与此同时，中国的劳动力供应总体上仍是过剩的（尽管高级技术工人稀缺），这有助于抑制工资增长，使它不至于远远走在生产力的前面。对于这样一个将其国内生产总值的半数都用于投资，且具有结构性劳动力盈余的经济体来说，是不大可能出现严重的产能制约和一般意义上的“经济过热”的。遇到了瓶颈么？是的。存在技能缺口么？毫无疑问。出现了经济的广泛过热么？没有。

This iMFDirect post: <http://blog-imfdirect.imf.org/2011/09/11/pork-prices-and-chinas-inflation-outlook/>

iMFDirect blog home: <http://blog-imfdirect.imf.org/>

但这并不是说不存在通胀问题。在两个差异极大的领域，中国的需求压力都不言自明。其一是资产价格，特别是房地产价格的膨胀。中国经济的确在不断增长，房价也在节节攀升。此时，政策制定者们不得不插手进来，采取行政措施抑制泡沫激增（[我最近曾就此问题写过一篇文章](#)）。

餐桌上的通胀

第二，中国面临着来自食品领域的巨大且不稳定的通胀压力。为什么通胀如此集中在整个消费篮子中的这一部分呢？这主要是由于中国的食品供需极为紧张，供给对食品价格上涨的反应也是缓慢且无力的。这将带来一种不安全的复杂局面：国内供给的任何波动——无论是出于气候还是禽畜病原因——都将很快转变成对生鲜食品价格的巨大影响。全球食品价格不断上涨只会使这一总体形势更为严峻。

这并不是靠进口更多食品来缓解国内供给紊乱就能简单解决的问题。中国的食品需求是无比巨大的。这个国家不仅生产出、而且也消费掉全世界六分之一的小麦，全世界五分之一的玉米，全世界三分之一的大米，以及全世界一半的猪肉。同样地，中国的农业结构和有限的耕地资源也阻碍了有效的国内供给反应（关于此类深层问题，Stephen Green 曾写过[一系列分析性文章](#)）。

因此，中国正面临巨大且时有发生食品冲击，这些冲击主要来自国内，时不时给消费物价指数带来大幅波动。它们由最初对生鲜食品的影响逐渐渗透到消费篮子的其他部分，并在非食品领域的通胀中稍稍显露，继而在 6-12 个月后逐渐消散。宏观经济政策虽有助于阻止冲击从食品领域向其他领域扩散，但在应对这些压力的主要来源时却无能为力。

我们再来看看最近一轮的通胀情况。我们认为，这一轮冲击在 2010 年上半年出现，始于新鲜水果、蔬菜和谷物，主要是气候原因所致。在 2010 年底，通胀开始向消费篮子的其他领域蔓延，同时又恰巧赶上信贷条件的适度放松。到了今年春季，通胀势头开始减弱，部分是由于受到了宏观经济政策紧缩的抑制。通胀 7 月已经见顶并将在下半年快速消退。

猪肉事件

不幸的是，正当中国似乎将要走出通货膨胀的迷雾森林时，猪肉行情却又生事端。由于存在周而复始（且“意如其名”）的“猪周期”，再加上某些当地生猪疾病，猪肉价格一路飙升。如今我们发现，这一事件在更广范围内推升了通胀势头，再次启动了传导机制。不过，考虑到这一趋势已有一段时间，那么现在就开始反转宏观经济政策未免为时过早。



令人宽慰的是，此轮食品价格冲击的规模小于以往；“猪周期”在不久后就会逆转，其影响理应很快消失。但令人难过的是，中国向常态和低通胀回归的时间又被再一次推迟了。可恶的小猪！

NIGEL CHALK



Nigel Chalk 是基金组织亚洲及太平洋部高级顾问，目前任中国和香港特区代表团团长。自加入基金组织以来，他参与的工作领域涉及诸多新兴市场国家，包括俄罗斯、韩国、巴西和阿根廷等。